

茅草文库

李绍六文集

1

绍六



忆往昔，

贴江而兴的汉正街、

长堤街、集家嘴和六渡桥，

路旁楼房多为前店后厂，或上居下贾，

可以购得全国的大货小品，

也能加工出琳琅满目的珠光宝气；

这里的市景市声，

有着千古劳作与流通的积淀，

也跳动着文化与文明的脉动。

在凌乱嘈杂、狭窄和混沌迷失中，

却也蕴含着无数商机、

无尽空间和无穷魅力。

绍六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绍六 著

李绍六文集

①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芳草文库”序

刘醒龙

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后来平淡了些。二〇一五年初，恰逢一场小聚，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

世事流逝到今天，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宁肯臭名远播，哪管丑态百出。忘却不该忘却的，强化不该强化的，是世情中一大不敬。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好不容易才成，一来二往之间，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若非上苍失察，弃之英年，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同理，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天地同根，不是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地有地的厚重。

常住武汉三镇之人，最能体会大江东去、流水落花深意。也是体恤的缘故，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以为勉励，兼作念想。朋友提议，饱含诗情，深藏灵性。没有太多商量，三言两语之间，就达成共识，以《芳草》杂志名义，逐年排选，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只是由于执业所限，本套书只能以《芳草文库》相称，名头虽小，相信份重不轻。

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然而，短短人生，包罗万象，其善其美，何止兴衰胜败！文学的存世与流传，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人非草木，却如同草木，这是文学理由之一，生命不能永恒，却绝对永恒，这是文学理由之二。文学根本理由是，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在神与鬼、灵与欲、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目 录

短篇小说

敬师酒	/ 3
离人盼	/ 13
账	/ 23
美术沙龙	/ 35
真情宝镜	/ 50
鸡鸣早看天	/ 67
彩霞姑娘	/ 77
美如画	/ 88
骨肉情	/ 98
遗嘱	/ 108
怜悯的代价	/ 116
最后的烟酒	/ 124
似曾相识	/ 131
“落实”二则	/ 140
小说二题	/ 145
不是无题	/ 145
不是无言	/ 149
黄道吉日	/ 155
银烟盒	/ 164
不要靠拢我	/ 174
小小说 12 篇	/ 189
一个复杂的故事	/ 189
斑马线	/ 190
作协·足协·做鞋	/ 191

步行疗法	/ 193
泡制	/ 194
染发记	/ 195
麻将冠军斗地主	/ 196
谁像谁	/ 197
感激	/ 198
“专家”成长记	/ 199
吉祥号码	/ 201
自信的老莫	/ 202

短篇小说

敬 师 酒

妻开始做一味亦中亦西的拿手好菜：香蕉炸锅。她熟练地将蛋黄和淀粉拌成甜蛋糊，缓缓倒进平底锅，然后，举起一只装有食用香蕉精的塑料小瓶，轻轻朝锅内滴上那么两滴，顿时，小小的厨房内便充满了浓郁的香蕉幽香。妻得意地用卷到手肘上的袖头擦擦额上并不存在的汗珠，笑道：

“这可完全是看在你那丁老师的份上。”

这倒说得不假。我知道这是一道做起来十分麻烦的菜，妻是不轻易动手做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常听我讲到这位中学时代的老师要来作客，知道我对丁老师怀有真挚的师生情谊的缘故。

时钟敲响了十一下，客人还没有来。

我是三天前在火车站偶然碰到丁老师的。相隔二十几年，他竟认出了我，甚至还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他早已退休，记性还这么好。我说我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立即盛情邀请他来我家作客，说定了日期和时间，并画了一张路线图给他。“十一点，准时！”我反复叮嘱。他答应了。可现在，时间到了，怎么还不见丁老师的踪影呢？他那一代人，是将日程、时间看得很重的。

我以真诚的赤子之心期待着丁老师的来临，因为丁老师的性格和命运，使我加深了对人生的认识以及对少年时代的深深怀念和淡淡忧愁……

一九五三年，我考入坐落在市郊江堤畔的四中初中部。这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学校里，那旧时代基督教会遗留下来的哥特式钟楼，那大得惊人的球场和草坪，那长满野草荆棘的防洪内堤，这一切，使我顿时感到天地之辽阔，自然之多姿，学校之可爱。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校园内那黄澄澄的田径沙坑，那在绿茵草坪中延伸开去的黑灰色跑道，那傲然挺立的白色足球门框，那滚圆的黑色金属虎伏……我和同学们焦急地等待着第一节体育课的来临。

很不凑巧，开学后的第一节体育课偏偏遇上阴雨天，体育课改在教室内进行。

几乎是伴随着上课铃声的节拍，一位中年教师小跑地跨进教室。老师有三十

七八岁年纪，身材瘦小，皮肤黧黑，颧骨高耸，下颏尖削，宽嘴薄唇，但是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炯炯有神，加上那跑进教室的动作给人的印象，显得特别神气和敏捷。他上身穿件蓝色大翻领短袖毛巾衫，下身穿着雪白的长运动裤，我想，脚下该是穿着时髦的回力牌白色网球鞋吧，那才够味哩。哪知出乎意料，他脚上穿的竟是一双黑白相间的尖头皮鞋，半新不旧，但却擦得锃亮锃亮。还带三分洋气哩！我不再无精打彩了，而是聚精会神地盯着他，想听听他能给我们讲些什么。

他开口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段开场白：

“同学们，尽管我是体育界的知名人士，但仍有自我介绍的必要。我，本校体育教研组组长，全校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全市中学足球联队和全省运动会田径裁判。如果有谁问到我的姓名，那就请你们猜一猜——在中国人的姓氏名字中，笔画最少的便是我！”

他恰到好处地打住话头。我敢说，全班每个同学立刻被吸引到这个问题上了。“姓丁？”我脱口而出。他挤挤眼，笑了。另一个同学接上来：“单‘一’字？”

“对！看来，这是个大有希望的班级，不到十秒钟便猜出我叫丁一。”他不无诗意地摇晃起脑袋，“是的，我叫丁一。这是因为我瘦骨嶙峋，所以叫丁一；这是因为我父母双亡，既无妻子儿女，也无兄弟姊妹，孤苦伶仃，孑然一身，所以叫丁一……”

全班顿时活跃了。

“然而，”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在你们成为光荣的中学生后，如果有谁问起你在哪所学校时，你要昂起头挺起胸，大声回答：‘我是四中丁一的学生！’”

接下去，他的话更加精彩了。他说：“不过，请同学们也不妨记住我的诨名——丁猴子。这点，即使我不告诉你们，高班的学生也会告诉你们的。猴子也罢，老虎也罢，我无所谓。我只要你们记住：本省短跑明星胡传金；本省足球主力罗北方、罗南方兄弟，诨名铁鸭蛋、铁鸡蛋的；还有顾世龙，诨名草上飞的，全是我丁猴子一手教出来的！我所指导的本校足球队，连续两届获得全市足球联赛冠军。同时，我本人，曾荣获一九三八年英中百米大赛冠军！……”

这番话叫我们目瞪口呆，激动不已。若干年内，每当我在镜中看到自己健壮的体魄，摸着自己发达的胸肌和呈块状的腹肌时，便会想到体育锻炼的好处，而我对体育的兴趣，竟是从这堂室内体育课开始的。当时，谁也来不及思考他讲话内容的真实性，后来才逐渐发现，他的话有真有假，真真假假。但是，无论真假，他都是那么流利、真诚和热情地告诉每一个新到校的学生，就像语文教师朗读范文，物理教师传授公式一样。然而，指出他讲话中的破绽，也成了同学们私

下谈话的时髦内容：如指出罗氏兄弟毕业于四中，但并非由他一手指导而成名；蜚声球坛的顾世龙，浑名本是飞毛腿，而不是草上飞，因此是否由他“一手教出来”，是很值得怀疑的。个别顽皮的同学偷偷送他另一个外号叫“丁牛皮”。他虽有所闻，却全不介意。然而奇怪的是，被列为“头号牛皮”的最玄乎的一件事——“一九三八年英中百米大赛冠军”，却得到德高望重的数学教师黎国柱的证实。黎老师素以讲话逻辑缜密著称，绝不会为人作吹鼓手。而他不止一次向同学们介绍过丁老师的这件光荣业绩，并引以为骄傲——

一九三八年，二十二三岁的丁一在江城的一家洋行当了信差，从而结束了他贪玩而连续留级的中学生活。他是独子，母亲早亡，父亲在洋行当清洁工，当时叫杂役，或被贬称为“波爱”。他托情送礼，给儿子谋了这个差事。在雇佣的工人中，信差算是最体面的，这是因为丁一多少通些文墨，会几句“洋泾浜”的英语。他嘴里整天念叨着“‘来’读卡门‘去’读狗，‘是’是也斯‘不是’努，‘火轮船’叫司廷茂，洋人的‘窗子’叫温斗”，背得滚瓜烂熟。

当了信差，成了洋行的“排面”，少不得穿件半旧的西装，系条领带，蹬上皮鞋，看起来挺神气的。有一次，有人问他父亲干什么工作，他不好意思说是清洁工，便摇动自己瘦小的身体，眨巴眨巴大眼睛，别出心裁地回答说：“家父是洋行的‘大写’。”听的人以为他父亲是干文职工作的，对他分外客气。事后有人顶穿他，他却解释道：“所谓‘大写’，即用扫帚在地上扫扫划划的意思，与在纸笺写字，仅规模大小有别，并未敢扯谎。”这话传到他父亲耳朵里，气得老人家用铜水烟袋将这二十几岁的瘦小子的脑壳敲得嘣嘣响，骂道：“老子扫地蚀了你的人，丢了你的脸，要你替老子骗人遮羞？没有血性的东西！”其实老人家说错了，他其实算是有血性的人。

一天，丁一奉命给坐落在滨江宁波路口的英国领事馆送信。进了馆门，眼前豁然开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尽是花、苗圃和草坪，一派田园风光。弯曲的汽车道的尽头，竟然还有一个偌大的运动场，一条黑灰色的跑道足有一百多米长。这里张灯结彩，万国小旗牵挂在树丛中，为的是庆祝一个英国人创造了一项什么田径世界纪录，英国领事馆的官员在英国侨民组织的资助下，举办一场事后有鸡尾酒会和露天舞会的百米大赛。“天哪，”他胡乱地发出感叹，“这些红头洋人也真会享福，这里比英伦三岛还要英伦三岛。”

他感到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往外涌，当然，这股不平之气是模糊和朦胧的，答案也是绝对没有地方找的，所以他也不会有什么流传青史的壮举。

好不容易找到收信人，将信交给这位至少比他高一个脑袋的外国青年手中。此人是英国领事之子——小赖卡尔。这人年满十八，脑袋长，颈脖长，腿更长，

此次百米赛的夺魁呼声最高。

这个盛气凌人的红发洋人看过信，得知是一位被邀参加比赛的中国人托病请假，不禁勃然大怒，用英语骂起来，意思是说中国人临阵脱逃，既是劣等民族的不守信誉，也是东亚病夫的怯懦本性，是猪猡行为，是“柴纳门”。接着，他又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丁一说：“告诉让你送信的人，这次不敢来，今后叫他趴在地上来见我。”丁一本来心中就有一股怒气，加上早已听懂了那几句脏话，禁不住眼中金星一闪一闪，咬咬嘴唇，大声回答道：

“他不来，是因为你不配与他比赛！”

“什么？”小赖卡尔没听懂他的话，瞪起一双酷似爱尔兰猎犬的凶恶眼睛。

一秒钟内，丁一的脑中闪出了一个念头，来不及仔细思索便脱口说出：“他让我替他！”

“你？”小赖卡尔对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瘦小身材和蜡黄面容的鄙视。“好，认账就行。”当时丁一并不知道，这次比赛是下了一笔赌注的。虽然他胡乱踢了多年足球，自己也下苦功练出一双快腿，但从未在运动会的比赛中拿过名次，他若知道这次比赛所下的赌注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那么，用他事后的话来说，即使用八抬大轿来请，也是断乎不敢上阵的。

当时，人们将他当成凑热闹的小丑，推推搡搡地将他带到起跑线后面站定。他左右瞧瞧，知道没有回旋余地了，便脱掉外衣，甩掉脚上显得有些松垮的黑白相间的尖头皮鞋，赤着脚，扭头看看身后裁判员手中的发令枪。

两声吆喝后，他还来不及蹲下，发令枪便响了，两旁的比赛者早已飞奔而去，他这才横下一条心，仰起头，眯着双眼，上牙咬着下唇追了上去。奔跑中，他恍惚看到洋楼门前竖着一杆高大的白色旗杆，上头飘扬着一面印有英皇王冕图案的米字旗。“飘吧，”他恨恨地想，“我给你个好瞧的！”一股为国人争气的激情充满了全身，顿时，脚底如飞，腿后生烟，在快到终点时，终于超过了所有的红发洋人，最后，猛一挺胸，触上红线，夺了头名。

没想到在场有位小报记者，立刻写了一则消息，当晚便以“号外”传遍全市，标题是：

英中百米大赛
中国波爱夺魁

丁一没有理会“波爱”这称呼有伤尊严，而是兴高采烈地买了几十张报纸，

逢人便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收藏着那张发黄的报纸和一块用印度绸包着的奖牌。这奖牌的正面铸着英皇王冕，用一条红蓝白三色丝带系着。奖牌表面的镀金早已剥落，显出锃亮的铜坯。

用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小场面的逢场作戏，绝对称不上“英中百米大赛”，其纪录也未见经传，得不到承认，它却唤起了全体同学心灵深处的爱国激情，纷纷传为美谈，并且添枝加叶，说得神乎其神。有一种说法甚至还编出一位美丽的少女为他倾倒，闹出一场风流韵事……

“鬼话！”黎国柱老师严正辟谣，“A 加 B 就是 A 加 B，或者是 B 加 A，哪里变出来个 C？”

由于没有“C”，所以丁一老师吃在学校，睡在学校，整天在学校忙碌。但是说到体育教学，他是绝无教材和计划的。晴天的体育课，同学们涌向操场，他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就搞什么，当然，最多的还是丁一最拿手的足球和短跑。全班同学像放鸭子一般，分散到几个场地，他却召集十几名得意门生，当然包括我在内，指挥我们分成甲乙两方，他参加弱的一方，成为一个超龄球员，与同学们一道盘带勾射，翻跌跳跃。每当射进一球，他使用哨子将大家唤到球门旁，讲解守门要领，并不厌其烦地亲自示范鱼跃扑球的动作。他还真不怕摔，也幸亏是草坪地面，加上他的个子又小，半身直挺挺地摔在地上后，只见他一个跟头，立刻便站了起来。

课余时间，我们也爱和他在一起，听他讲那雨天体育课未讲完也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记得他多次讲过，上海有个叫李华堂的足球王，在一次中日足球比赛中遇到日本队被誉为“铁门”的什么什么郎。李华堂一个十二码点射，“铁门”总算将球抱到了胸口，但因球的力量太大，“铁门”仰面倒下去，吐血身亡，而球却从他松开的手中滑下来，悠悠滚进网底。他还讲到苏联有个叫朱卡宁的体操运动员，吊环的“十字悬垂”可长达十分钟，纹丝不动。不用多久，我们便明白这是夸张，传说般的夸张，因为任何一个体操运动员也不可能将“十字悬垂”做十分钟不动，但我们又非常爱听他一再重复这些轶闻。时间久了，同学们可以随便同他闲扯，有时还专门到他的住处去玩。特别是我，被选为体育课代表，锻炼小组组长，去的次数更多些。

他的住房是一间铁皮屋顶的西式小平房。我每次走进门，总见遍地都是足球、网球、排球和篮球，靠墙放着一排标尺架和标杆、跨栏架和标枪，墙角竖着画线滚轮和布满灰尘的石灰橱，只有一张单人绷子床、一张课桌和几条长凳表示这里住着人。每次在这孤独的小屋里，他总少不了将那张印有“英中百米大赛”消息的发黄报纸给我看，接着从床底的箱内取出那块奖牌，并一再告诉我，英皇

王冠是戴在女人头上的。还有两件东西让我感兴趣：一是那双黑白相间的皮鞋，永远是半新不旧，擦得亮锃锃的，我想不出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种老式的尖头皮鞋；还有一条黑底红点点的绸领带，挂在帐钩上。我以为是体育专家们练功时的腰带，拿起来就往腰上扎。他一手夺过去，忙说：“这是配西装的，别搞坏了，商店里没有卖的。”

“那您是哪里买的？”

“拍卖行。不，寄售商店，上海叫生活用品调剂商店。”

我想，那皮鞋也可能是拍卖品吧？

渐渐，我与丁老师几乎无话不谈了。有时候，尽管有失分寸，却充满甜蜜。我甚至敢于问他：“快四十岁了，为什么不给我们找一位师娘？”

他听后哈哈笑了起来：“要找的，要找的，这也是尽公民的义务嘛！”

果然，不久便风传丁老师找到一位“准师娘”了。

据说是一位纱厂的工会干部，三十几岁的老处女。我们高兴极了。但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位“准师娘”。为了探个究竟，我放弃了好几个周末回家的机会，同几位同学一道，偷偷进行观察。

这天，果真让我们碰上了。

“准师娘”穿一身灰蓝色的列宁服，站在通向孤独小屋的石子路上。我的天，竟是一位特别高大的胖女人。我们都忍俊不禁：天公作美，恰到好处！仔细看来，她神态文静，面目和善，剪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出边的布鞋。是个好人，将来准是位好师娘！这时天色渐暗，枫树丛显得朦胧了。丁老师从小屋快步跑过来。顽皮的同学有人小声按着他的脚步喊起“一二一”。他还是那身运动员的打扮，只是胡乱披了件蓝色中山服，脚下却顽固地穿着那双显眼的黑白相间的皮鞋。我们目送他俩步出侧门，登上江堤。借助堤上灯火，发现丁老师显得比“准师娘”矮得多。看着他俩的身影，我心中默祷：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愿胖女人成为我们的丁师娘。

从此，几乎是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无论是站在钟楼上，还是躲在高大的枫树或法国梧桐后面，总会看到瘦小的丁老师与高大的“准师娘”，两人相隔尺许距离，慢慢向堤角走去。那里，月光下的堤角，既是他们的幽会地，也是他们的离愁场。月复一月，夏去秋来，虽说从不间断，但似乎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我渐渐感到，沉浸在爱情中的丁老师，陷入另一种苦恼之中。不久，劳卫制颁布了，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下达，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经过正规训练的体育教师分到了学校。丁老师已感到自己并不完全具备一个体育教师的条件，缺乏系统的体育知识，几乎不懂体育理论，更不熟悉正规的体育教学方法。看到他一反常

态、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心里时时为他辩解：他并非凭借知识，而主要是凭借热忱，凭借一种带着盲目性、自发性和自然主义色彩的热忱在工作，在奋斗，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怎能苛求于他呢？

有一次上体育课，我们班在小操场东侧，由丁老师按教学大纲教鞍马跨跃的课程；新来的陈老师在西侧，教另一个班的同样项目。丁老师给我们讲了动作要领。我发现他讲得不自然，有点紧张，缺乏热情，平日那无穷无尽的信口开河无影无踪了，仔细瞧瞧他的脸，颧骨更高了，下颏更尖了，面色有些苍白——一个常晒太阳的黧黑的人，出现的病态的苍白。

“丁老师，您病啦？”一位细心的同学问。

“不，我丁一什么时候病过？”只有这句话表现了他平日的诙谐和魅力，但接下去，不再是平日的东扯西拉，而是背书般的动作分析：“注意，助跑和弹跳要步伐准确协调，稳而有力；起跳后要上身前倾，双手尽量前伸，拍击鞍马头部；跃进沙坑时，要双腿并拢……”说完，他做起示范动作来，只见他扭动腰肢，活动双腕，似乎是默默给自己鼓劲。终于，他一咬牙，向跳板冲去。但是，也许由于不谙此门技巧，也许由于年龄，也许由于有病，他助跑步伐不准，弹跳无力，双手没有撑到鞍马的头部，而是拍到鞍腰。落下时，他的臀部重重地磕在鞍马的头部，一个趔趄，摔倒在沙坑里。

我和几位同学赶紧离开队列，上前将他扶起来。我感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眼眶内闪出一丝异样的光，好像眼内飞进沙子，更像强忍着的泪花。

有位同学窃笑出声，我扭过头，怒目扫去，迫使他赶紧收住笑容。

“掉底子啦——”丁老师轻轻咕哝了一句，然后挺起胸，大声说：“同学们，这次示范动作不算，不算不算。人有失算，马有失蹄嘛，重来……”说着，又要开始助跑。

“不，丁老师，您病啦，休息吧！”我们拉住他。

“那……”他很不安，无可奈何地向陈老师那边看看，只见陈老师正在做着漂亮的示范动作。他微微叹了一口气，宣布：

“全体立正！向右转！看陈老师的示范动作吧……”

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早上，因为锻炼小组内的“有表阶级”的手表开了快车，小组起了个“冒五更”，全组摸黑集中到操场以后，钟楼才敲响四点。这时，我们发现小操场有响动，在枫树下的鞍马运动场地，一个人影倏地冲上前，“腾”地蹬上跳板，跨过鞍马，一个举手的平衡式，落进沙坑。

“是丁老师！”是谁眼尖，认出是他。我心头一热，快步冲上前，在朦胧的月色中，看到他那开始微秃的脑门上，汗水在闪光。

初中毕业前不久，体育课已逐渐由新来的老师取代，丁老师实际上成了体育用品保管员，但他仍像过去那样忙碌。后来有两个多星期，突然不见他的踪影，星期六的晚上，也没有发现他出现在枫树林外的堤上与“准师娘”重复那堤角惜别的活剧。

这引起我们的注意，开始打听他的去向。最后还是黎国柱老师偷偷告诉我：丁老师因在洋行当信差的那段历史，集中到教育局学习去了。黎老师还说，这事肯定会对丁老师准备建立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那又高又胖的纱厂工会女干部提出要丁老师成为预备党员作为结婚的条件，而他也正在努力争取，长达数十页的入党申请书还是黎老师订正的。虽然黎老师坚信丁老师工作经历上绝无重大问题，但入党定然是不现实的了。黎老师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唉，这种不无偏颇的结婚条件，可能造成两个独身者啊！”这种预言出于以逻辑严密著称的数学老师之口，令人倍感沉闷。

不久，丁老师回校了。听说，正如黎老师所料，他的经历“无重大问题”，但有无一般问题，不得而知。后来，在一次早操后的朝会上，学校领导宣布任命了一位新的体育教研组长，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给我们吹嘘那“英中百米大赛”了，再也听不到他对李华堂的十二码点射、朱卡宁的“十字悬垂”的夸张叙述了。我们对体育课的兴趣也消减了大半，早锻炼小组由于见不到丁老师的瘦小身影，同时由于毕业考试临近，渐渐松散，乃至无形中解散了。

但我仍然留恋那孤独的小屋。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小屋门口挂了块木牌，上书“体育器材保管室”。本来，这里早就保管着体育器材，挂上牌子后，等于宣布丁老师不再是教师，而是类似一个保管员了。我愤愤然，狠狠摘下木牌向堤角的方向扔去。正当我转身要走时，却发现丁老师拾着那块木牌从枫林丛中走过来，看他身上的沙迹和肩上的铁锹，知道他是刚刚整理过运动沙坑的。他将木牌照原样钉好，轻轻对我一笑，询问起锻炼小组的情况。

“锻炼小组解散了。”我说。

“嗯？”既是怀疑，也是追究责任。

“马上要毕业考试。”我找理由搪塞。

“要练，一天也不能停，当年我……”我真希望他再次用夸张的语气复述他的过去，希望他提到他一手教出来的足球和短跑明星，希望他……但是，他停住了，改口问道：“高中还考四中？”

我摇摇头。家里供不起我住读。

他的眼光暗淡下来。

在我告别四中的头天晚上，我拜访过他一次。他异常热情地欢迎我。他将遍

地的球类赶到一边，拉出一张积满灰尘的椅子，将椅子抹干净，然后将桌上的一碟油炸兰花豆往我这边推推，将一瓶啤酒往我手上一塞：

“不用洗杯子了，对着瓶口喝吧。”

我看到他的桌下堆了好些空啤酒瓶，问道：“您喝很多啤酒？”

他笑笑。这使我想起第一节雨天室内体育课的笑容。但他立刻收住笑，以颇带几丝抑郁之情的口吻说：“是接受了你们的‘准师娘’的意见后开始喝的。她说：‘看你瘦的，常喝点啤酒吧！’我回答说：‘看你胖的，常参加运动吧！’她是否接受建议常参加运动，我不得而知；对于啤酒，我却离不开了……本来，她会成为你们的好师娘的……”他很快抛掉不愉快的腔调，笑了。但是，我笑不起来，我似乎从“准师娘”的建议中，感到他俩之间的爱情并非我原来设想的那么枯燥和难以想象，而是曾经很富人情味的。只是……我无言以对，只得用惜别的眼光打量着桌面、床帐和铺盖。一切如故，只是帐钩上没了有那条我曾误以为是腰带的领带。

“离开您后，我会永远记得您的。我会对任何人说，‘我是四中丁一的学生！’”

他摇摇头。我发现他满脸布上细细的皱纹，显得相当苍老了。他沉下脸，故意岔开话头：“他们要我交出那枚‘英中百米大赛’的奖牌，我说早就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我当真地问。

“是的，离开我了，到它该去的地方去了。”语气有些凄惋，眼神有些狡狴。

我想，人是要保留一点隐私的，这可能正是丁老师的唯一隐私。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我在江城求学还是在北国工作，我始终忘不了他。是的，他虽不能算是一个够上什么标准的体育教师，却努力工作，并以他独特的个性，在我和我的同学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位姓名笔画最少的中国人！

我揉揉双眼，使劲从回忆中挣脱出来，想在巷子口外的大马路的熙来攘往的行人中发现丁老师的身影。但是，我失望了。

我忽然想到，他年过花甲，可能老眼昏花，看不清我草就的地址路线图。于是我赶紧下楼，来到大街上。右边，一辆靠站的汽车正在下人。我盯住车门，没有老师的踪影。左边，小广场上，一群少年正在踢小足球，发出一阵阵欢快的喧嚷。突然，在群雀乱鸣般的童音中，我听到一个熟悉而嘶哑的老人的嗓音：

“看，这样，叫鱼跃式……”

啊，是丁老师！我冲过去，见瘦小的、白发苍苍的丁老师，正在为孩子们表演守门员鱼跃式的接球动作，只见他向右边一跳，伸出双手，一把钳住一个矮墩